

省城那家小书店，是在大书店旁的一条小巷里。

那时，我孤身一人，时间充裕，隔不了几天，就去省城看书买书。

我在书店看书多，因囊中羞涩，买书少。我在大书店和小书店都看书，而买书只在巷子里小书店买书，因为大书店的书是按原价出售，小书店的书打折出售。

夏季城市，外面热浪滚滚，书店里开着空调，凉爽异常，再加上书香弥漫，环境清雅，绝对是读书人避暑天堂。

大书店空间大，书籍丰富，看书的人也多。小书店空间小，书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样是开着空调，但是走进小书店，扑面有清凉的感觉。

每次，在大书店看完书，在回家之前，我总要去小书店，看能不能买上几本书带回家。

小书店虽然书不是很多，但书品

味不低，都是些文学色彩很浓的书，正合我口味。

小书店老板，是清瘦的中年人，他显然也热爱读书。每次去，他都靠在椅子上安静看书，好像四壁那些书不是用来卖的，而是供他自己阅读。我悄悄走进去，他头也不抬，继续看他的书。我走进去，有走进私人书房的感觉。

进小书店看书买书的人很少，偶尔有进来的，悄悄翻翻书，又悄悄退出。小书店里面，时常就只剩我和卖书的老板各自安静看书，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

每次在小书店看书看得精疲力尽，我就挑几本喜欢的书买下来，心满意足走出小书店。从冰凉的小书店出去，酷暑的热浪立刻淹没了我。

我对小书店充满感激，在那里读过的书和买过的书，都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



旧时光里的一只猫

□ 心 庭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有一只猫的位置的。

那只猫，灰白相间，大眼睛，好像会说话，却赢瘦瘦的，妈妈说像极了。我越发感觉和它对路，午睡也抱着，晚上也挨着。

小家伙很聪明，每次我放学回来，它都会主动地迎接我。有时还会在院墙上等，不知道等了多久。瞅眼见我进了巷子口，“咚”地一下，冷不丁投下来，像砖头，之后又立马伶俐地攀到我的肩头，让我擎着它走。

写作业时，它就在我旁边陪着，多一步也不肯离。有时爪子占到我写作业的地儿了，需要它移开，还得好言去哄，也有故意捣我笔尖的时候，“戳、戳、戳”，一下又一下，好像说，不喜欢你写作业的样子，停下来陪陪我。

周末的大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它就会呼噜呼噜地睡大觉。我在一边摸它的额头，顺着皮毛摸，顺着脊椎摸，轻轻地，轻轻地，它伸懒腰睡得更香了。而我这样长时间观察它，抚摸它，一会哈欠就上来了。等妈妈进来叫我吃午饭，我也在一旁睡着了。

有了这个小家伙，我哪也不肯去，倒让妈妈省心了不少。我也看小说，从三年级开始就看，看一会儿书，和小猫玩一会儿，也会把它放在膝头，暖暖的。后来这只小猫不见了。不知道是被人捉去了还是在外边悄悄病死了。

不久妈妈爸爸又给我抱来同样的一只，还是没有减少我的伤心。然后又走失了。等爸妈打算给我抱第三只时，我说不要养了。然后就是一生。对它投入太多，再去转移了心力爱别的，很难。

那只小猫占去我童年多半的记忆。我呵护它，它陪伴我，两两无欺。皎洁的，如故乡的月；清澈的，如故乡的小溪。春天里清清爽爽地流淌，夏雨后漫过了小桥。溪畔两边是矮墩墩、葱绿绿的豌豆田。

麦收时，豌豆开花了。紫色白色的小花朵，玉立在一毯绿里，巧笑倩兮，清妍翩然。如一只只灵巧的蝶儿，纤秀的翅，翻飞在故乡素朴可爱的画框里。

后来的成长里，从不养宠物，只让童年那只小猫温柔陪在记忆中。而和那只猫相关的童年记忆，父母给予的疼爱，家族长辈给予的慈爱，都成为故乡平凡相依的亲情和暖，成为闪耀在心中永远的光华。

感激我的父母，馈赠给我一个爱与温柔的玩伴，给我一个爱与淳朴的故乡，盛下我无忧的童年，少年，青年；感激那只猫，让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依然保有美好的初心和憧憬。我愿意留它在我的旧时光里，念它此时亦在我身旁，温柔相处，静好相伴。

护工李姐

□ 李 晓

初夏时节，李姐乘长途客车，又来到我妈妈家，她带来了一大筐茄子、番茄、苦瓜、黄瓜，还有山核桃、腊猪蹄。李姐说，这些都是山里老家的山货，特地给我妈带来的。

李姐见了我妈，还是那么亲热，她搂住我妈问：“姑姑，您过得还好吧？”妈妈连连点头，泪水浮出了眼眶。

李姐在我家做过一段时间的家政护工，从我家回去以后，她就在乡下种庄稼过日子。李姐说，她还是感到与土地打交道心里踏实。

那年秋天，爸爸走了以后，妈妈整晚整晚地睡不踏实，眼圈乌青。我跟妹妹商量后，决定给妈妈找个保姆陪伴一起生活，给妈妈心里那寂寞的黑洞带来一点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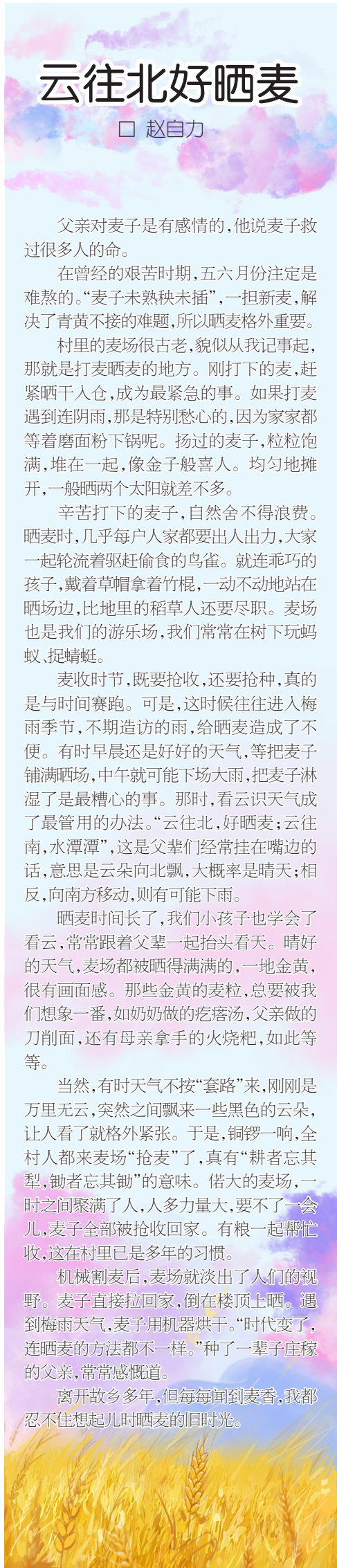
妈妈同意了。这一次，她没再舍不得花钱。

50多岁的李姐来自邻县，与我同姓。我说，叫你李姐吧。她点头说，好的，谢谢。李姐说，她就称我为姑姑。

起初见到李姐，其实我对她的面相不是太满意。李姐笑时，歪斜的龅牙外露，让我心里感觉有些突兀。

晚上，李姐和我妈睡在一张床上。我妈说，李姐晚上鼾声大作，感觉快要穿透墙壁了。李姐知道后，每天晚上要等妈妈睡熟后才蹑手蹑脚地上床。妈妈觉得过意不去，对李姐说，老头子生前睡觉也打呼噜，几十年来，我都习惯了，没事儿。

李姐依然等妈妈睡熟后再上床，但她不知道，妈妈有时是在假寐。有天半夜醒来，听着李姐鼾声大作，妈妈披衣起床，去翻爸爸的照片。李姐随后也醒来了，她对我妈说：“姑姑，白天我们一起看吧。”妈妈听话，和李姐一起又去睡了。



云往北好晒麦

□ 赵自力

父亲对麦子是是有感情的，他说麦子救过很多人的命。

在曾经的艰苦时期，五六月份注定是难熬的。“麦子未熟秧未插”，一担新麦，解决了青黄不接的难题，所以晒麦格外重要。

村里的麦场很古老，貌似从我记事起，那就是打麦晒麦的地方。刚打下的麦，赶紧晒干入仓，成为最紧急的事。如果打麦遇到连阴雨，那是特别愁心的，因为家家都等着磨面粉下锅呢。扬过的麦子，粒粒饱满，堆在一起，像金子般喜人。均匀地摊开，一般晒两个太阳就差不多。

辛苦打下的麦子，自然舍不得浪费。晒麦时，几乎每户人家都要出人出力，大家一起轮流着驱赶偷食的鸟雀。就连乖巧的孩子，戴着草帽拿着竹棍，一动不动地站在晒麦边，比地里的稻草人还要尽职。麦场也是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常常在树下玩蚂蚁、捉蜻蜓。

麦收时节，既要抢收，还要抢种，真的是与时间赛跑。可是，这时候往往进入梅雨季节，不期造访的雨，给晒麦造成了不便。有时早晨还是好好的天气，等把麦子铺满晒场，中午就可能下场大雨，把麦子淋湿了是最糟心的事。那时，看云识天气成了最管用的办法。“云往北，好晒麦；云往南，水潭潭”，这是父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云朵向北飘，大概率是晴天；相反，向南方移动，则有可能下雨。

晒麦时间长了，我们小孩子也学会了看云，常常跟着父辈一起抬头看天。晴好的天气，麦场都被晒得满满的，一地金黄，很有画面感。那些金黄的麦粒，总要被我们想象一番，如奶奶做的疙瘩汤，父亲做的刀削面，还有母亲拿手的火烧粑，如此等等。

当然，有时天气不按“套路”来，刚刚是万里无云，突然之间飘来一些黑色的云朵，让人看了就格外紧张。于是，铜锣一响，全村人都来麦场“抢麦”了，真有“耕者忘其型，耨者忘其锄”的意味。偌大的麦场，一时之间聚满了人，人多力量大，要不一会儿，麦子全部被抢收回家。有粮一起帮忙收，这在村里已是多年的习惯。

机械收割后，麦场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麦子直接拉回家，倒在楼顶上晒。遇到梅雨天气，麦子用机器烘干。“时代变了，连晒麦的方法都不一样。”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父亲，常常感慨道。

离开故乡多年，但每每闻到麦香，我都忍不住想起儿时晒麦的同时光。

麦芒

有点像贴身护卫
陪伴着每一朵麦穗每一粒麦子
直至粉身碎骨
当麦子成熟
他以尖锐和锋利宣示
获得不会轻而易举
谁想收割麦子
谁就要忍受划破和刺入
却挡不住那些信奉勤苦的人
他们知道——
他并无恶意
他只是采取了一种
稍显严厉的现场教育方式
理解了麦芒的深意
就理解了我们的父母
为什么
舍不得丢弃一粒馍馍渣

(石世明)

父亲是位诗人(外一首)

偏僻的山沟里大转炉轰鸣
不但流淌铜水
也流出父亲响亮的诗行
铿锵的行业，需要坚强的臂膀
父亲是位诗人，有着无穷的力量
父亲的诗行火红、滚烫、闪闪发光
像幸福的生活，像初生的太阳

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带着他
几十年闪闪发光的军功章
父亲走了，走向高高的山岗
他要面向北方
看看生生死死的战友
看看天堂里的爹娘

(李 勇)

夏风(外一首)

不停地吹
火急火燎时
天摇地动

恼怒时吼得河响
像闲不住的父亲
一生忙碌

晨语
鸟鸣迎出晨曦
返嚼思沉牛羊
私语主人勤快

一朵玫瑰花
阳光下微笑盛开

大地上的禾田
铿锵有力
齐刷刷向成熟迈进

(李想平)

口笛

一支鹿脰骨做的口笛
起初的曲调或许是
呦呦鹿鸣
飘过青羊的雾岚
萦绕高山流水

空气寂静
孤独的时光中
与一只鸟儿
搭上话语

鸟儿一定是听懂了什么
栖息渴望的枝头
仔细回应
被模仿的心情

一次不小心的婉啁
败露假装的鸟鸣
受惊的翅膀
嗅闻到一只鹿
无腿奔跑的灵魂

(刘本本)

与夏天有关

是阳光炽热
是渐渐渗透每一寸皮肤
蓝天如炉火
映照着急烈的脸庞
一边汗水，一边微笑

穿越人群
喧闹的街头巷尾
推开一扇扇热情的门
用一杯冷饮驱散暑气
月弯成夏日的镰刀

夜色降临
悄悄编织着萤火虫的梦
在镜子里捕捉夏夜的清凉
树叶的绿，星光的闪烁
摇曳在微风中

闪烁的是萤火虫
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那是我的心跳
澎湃的部分，热烈而真实
残留的，是夏夜的痕迹

如悠扬的蝉鸣
深夜洒下了清凉的露
这时你会看见
你如夏夜的流星
划过我的天空，奔向远方

(高 低)